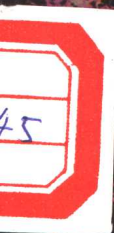


A CAZ FLOOD MYSTERY

凯茨·弗拉德探案集

〔英〕亚莱克斯·齐冈 著 马娟娟 译

布谷



A CAZ FLOOR

RY

凯茨·弗拉

〔英〕亚莱克斯·齐冈 著 马娟娟 译

布谷 CKKOO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谷/(英)齐冈著;马娟娟译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0
(凯茨·弗拉德探案集)
ISBN 7-5014-2206-0

I. 布… I. ①齐…②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8772 号

合同登记号:图字:01-1999-2035 号

布谷 齐冈 著

责任编辑:杜卫红 晓潇

封面设计:张晓光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8
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189 千字

插 页:2

印 张:8.5

版 次: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7-5014-2206-0/I·891

印 数:5000 册

定 价:14.00 元



11月的清晨6点钟，风中的布赖顿海滨灰蒙蒙的，又湿又冷。可对凯茨·弗拉德来说，却再也找不出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。昨天的小警员，今天成了警探，什么也阻挡不了她。

凯茨身穿着比基尼短裤坐在台阶上，早餐之前她要完成4英里快速跑。想到这里，她迅速套上短袜、护膝，穿上艳丽的健身衣，两脚伸进运动鞋里。下楼出门前，她顺手抓起一副白色棉质运动手套，毕竟冬天到了。

凯茨的公寓在一条巷子里，门前是一段平缓的下坡路。此时，她迈着舞步一般轻松的步子朝海边慢步走去。刚出门的时候，冷风吹在脸上还微微有些疼。没过多久，风就让人振奋起来，在她脸上吹出了红晕。长期锻炼的凯茨称不上胸部丰满，今天她就没穿胸衣。现在她越跑越热，只觉得毛孔发汗。不一会儿，人就觉不到什么寒意了。活动开了，她准备做二英里快速跑。今天她感觉不错，未来终于在眼前渐渐显出轮廓。大学毕业6年了，她的目标就是像今天这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保持健康独立，工作得心应手，而且还能不断得到提升。

她向东往海豚馆的方向跑去，经过海豚馆的时候加快了脚步。为了练力量，周二和周四凯茨都在海滩上跑步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她要在速度上跟自己较量一番。远处房顶上显出微红的曙光，黄色的街灯渐渐暗淡了下去。

路上渐渐有了几辆车，它们在沾满露水的路上缓缓行驶着。凯茨到了海豚馆，穿过马路沿着缓坡费力地往上跑，几乎



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车辆。一辆巡逻车缓缓驶来，司机按了一下喇叭，和她并肩行驶。凯茨跑完了全程，才回过头注意到这辆车。司机哈里干警察这一行已经有十个年头了，现在正是发胖的年纪。

“早晨好。”凯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。

“这身衣服挺合身嘛。”

“别逗了，忙你的正事去吧。”凯茨朝他笑了笑。

“对了，是不是该称弗拉德警探，现在您是高我们一头了。”

“哈里，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。”

警车里的对讲机响了起来，哈里咧嘴一笑：“行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好好干吧。”他一边对着对讲机回话，一边来了个大转弯，回头向城里驶去。

“对，好好干，”凯茨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新人要做出个样子来。”

她慢跑到终点，心不在焉地伸了伸四肢，然后穿过马路朝自家走去。

隔壁莱蒂斯夫人穿着晨衣，正到门口取牛奶。凯茨心里哼着摇滚，脚下迈起舞步，跳着向老人过去。

“早晨好，夫人。天气不错啊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看，太冷了，简直出不了门。”

“多活动身体好，莱蒂斯夫人。”

“噢，得了吧，我的孩子，”莱蒂斯夫人摇着头说，“我活了92岁，还从来没打算过要锻炼身体。”说完，老太太拖着脚步慢慢向自己的小厨房走去，嘴里仿佛还在念叨着什么。

凯茨笑望着莱蒂斯夫人的背影，抓住自家门口的栏杆，跃



上了台阶。掏钥匙开门的时候，她脸上的笑意还未褪去。她一边解着头上的发带，一边两步一级地朝楼上跑去。她飞快地脱下运动服扔进洗衣机，然后洗了个澡。卧室里放着她的工作制服。还有一件硬石餐厅的夹克，这是凯茨迄今为止拥有的最贵的一件衣服，穿上它肯定鹤立鸡群。

早餐是新鲜的桔汁和烤面包。只可惜冰箱里没有用来冲咖啡的牛奶了。因为并不是每天早晨都在家，凯茨不订牛奶。这时好心的莱蒂斯太太拿着半瓶牛奶来救急了。

“又没有牛奶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，莱蒂斯太太。”

“这儿倒有不少，我刚从伯恩利先生门口拿了6品脱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伯恩利先生。他没有把牛奶拿进屋去，我想他肯定不在家。”

“我认识他吗？”

“你可能不认识他。小伙子不错，和你年纪差不多。我想他在什么信用卡公司上班，是个坐办公室的。”

“那就谢谢他了。”

喝咖啡的时候，凯茨试着在脑海中搜寻对这个伯恩利先生的印象，可是一无所获。她肯定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位先生。前些天，她也见过那些没人取的牛奶瓶，可并没有对此多想。近来，八点之后就会有人把家门口的瓶瓶罐罐收走。虽然这些牛奶瓶不会成为引来盗贼的信号，可是既然不喝，而又订着牛奶，这不是桩愚蠢的行为吗？

凯茨刷过牙，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。到上班时间的了，镜子里的人仿佛在对她说：“好好干，弗拉德警探！”



2

凯茨出门的时候，莱弗斯夫人正在门口等她。

“弗拉德小姐？”老太太看起来很虚弱。

“什么事，莱蒂斯太太？”

“你能不能……？”

凯茨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。

“真对不起，是伯恩利先生。我在想，你能不能……”

“是他回来了吗？”

“噢，不，不是。我不知道。只是……”莱蒂斯夫人指着地下室的方向，“他的大门钥匙在门上挂着，看见了吗？你说，要不要把它取下来？”

“我去吧，莱蒂斯太太。”

“噢，你去吗？真是谢谢你了，弗拉德小姐。”老太太显然松了口气。凯茨笑了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说着，她走下台阶。

通向地下室门口的台阶宽敞整洁。窗台的花架被风吹得一尘不染，石头铺成的地面显然不久前刚打扫过。窗户干干净净，玻璃后面垂着窗帘。门的样式新颖，看上去这个夏天刚油漆过。

把钥匙忘在门上是件很平常的事，凯茨没有多想，拔下钥匙准备把它交给莱蒂斯太太。她透过门上的窗往里瞥了一眼，屋里面黑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就在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她闻到一股水果味，似乎还甜腻腻的。不，不对，那是一种直冲鼻子的味儿，让她想起了什么。这味道让人反胃。





“莱蒂斯太太，”她嗓音中带着一丝阴郁，“您能不能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进去看一看。可能需要一小会儿，您千万别下来。”

木门“吱嘎”一声被推开了，迎面扑来的那股甜腻腻的味道，仿佛在屋里憋闷了很久，急于乘机夺门而出。凯茨让门敞开着，走进屋去，边走边问：“屋里有人吗？”

她打开灯，只见地上铺着深蓝色的地毯，四周墙上镶着白色护墙板，屋里还挂着一张水彩画。这样的布置有点出乎凯茨的意料。“布置得真不错。”她在心里说。

右边的第一扇门里是个不大的起居室，里面有个高大的书架。屋子的一角散落着几张唱碟，其中有一张乔治·迈克的歌，几张布鲁斯音乐，还有一张吉米·亨得里克斯的歌。CD唱机开着，机器处于“暂停”状态。墙上是一幅华丽的彩色蜡笔画。屋里的沙发被很讲究地摆放在两个扬声器之间，沙发的一边靠着个大大的黑色靠垫。凯茨想，这样的屋子真有点布鲁斯的味道。公寓布置得很有情调。她边看边想象着伯恩利先生的样子，他也许肤色黝黑，大概还挺英俊。夜深的时候，主人在这儿品着酒，轻声细语地讲述着什么。

穿过拱门是厨房。烤箱门开着，桌上两盘吃剩的比萨饼已经变味儿了。冰箱旁边放着半瓶盖着的澳大利亚酒。

屋里还有一扇门，通向卧室和卫生间。凯茨简直已经想象得出屋里的情景。

她转过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用一块毛巾裹住铜制的门把手，拧开卧室的门。浓重的气味迎面扑来，那是甜腻腻的血腥味。

卧室的风格与整套房子相得益彰，虽然色调淡雅，但不失



男子气。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床头。浅蓝色的枕头、蓝色的被子已经被血染得发黑了。

凯茨知道自己现在应该与上级取得联系。在探长赶到“犯罪现场”之前，她将对这儿的一切全权负责。即使头儿要看看尸体也得通过她。这是规矩，所有的一切都要详细记录在案，任何人不得触摸现场物品，无关人员不得跨入现场。

对于鲜血和死亡，凯茨并不害怕。从前的她也许会在这样的场景下不寒而栗。但是在“交通事故”部门工作了一年，见惯了那些尸体之后，她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了。但眼前的生命消亡这个活生生的现实，还是让她有些悚然。不管怎么样，得掀开被子确认死者是不是伯恩利先生。

凯茨用两个手指夹住被子的一角，轻轻掀开被头。驱使她这么做的原因，只能说是好奇。死者的血凝固后和被子粘在一起，要掀开被子还得花点力气。她看不到死者领口以下的情形。但从死者青灰色的脸上看，他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了。看来伯恩利先生已经死了好长时间。凯茨突然感到房间里有一丝寒意，不禁打了个哆嗦。“你也喜欢乔治·迈克尔……”她对着尸体喃喃地说着，仿佛在伤心地和朋友谈心一样。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把被子放回原处，走出房间。

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巡逻车司机哈里，他成了第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人。凯茨对他直言相告：“你知道规矩，哈里。不如把莱蒂斯太太带回屋里，她好喝杯茶。”大权在握，凯茨感觉不错。

不到一个小时，这条街被封了起来，除了街上的居民，无关人员不得入内。街两端站满了身着制服的警察，两辆带有对讲机的警车在街上来来回回驶着，还有两辆未作任何标记的车



停在死者公寓对面的人行道上。尸体要用救护车运走。伯恩利先生的花园很小，此刻却有六个身着一次性工作服的人跪在地下忙着什么。

探长麦金尼斯、警官鲍勃·穆尔、凯茨以及另两个她不太熟识的警探组成了工作小组。这样的安排总算不错。

“弗拉德，你终究还是和我站到一条战壕里来了。欢迎加入！”

“谢谢长官。”弗拉德几乎是立正着回答。

“别那么客气。”麦金尼斯又问，“你碰过屋里的东西吗？”

“是的。电灯开着，卧室的门把手，还有外面的大门。这些我都写在报告里了。”

“那么尸体呢？”

“就看了一眼，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先生。”

“小姐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这儿到处是血！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在和您联系之前，我只看了一眼死者的脸。”

“他看上去已经死了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麦金尼斯转向警官穆尔：“让圣和格里夫斯从这间屋子开始，一间一间地查看。法医来之前，不能挪动尸体。让弗拉德去照顾那个老太太。”

“那我是不是该……上去了，长官？”凯茨主动问道。

“去吧，弗拉德。”

凯茨转身离开时，穆尔一直在咕哝着什么。他对组里有个女人感到不满。麦金尼斯打断了他：“得了，她还算有胆量。



有些人还不如她呢。”说着，他清了清嗓子，“见鬼，法医怎么还不来？”

莱蒂斯太太那儿情况还过得去。哈里·迪安对付这种情况算得上是老手。他告诉老太太说伯恩利先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老太太坐着喝了口茶，哈里继续说：“恐怕伯恩利先生已经死了，莱蒂斯太太。”

“可我拿了他的牛奶。”

哈里走后，凯茨来安慰她。回答凯茨问题时，老太太显得格外苍老、虚弱。她说话很慢，声音小得几乎像在与人耳语一般。显然，莱蒂斯太太知道的情况少得可怜。她从没见过伯恩利家有什么客人。伯恩利经常放那种听上去很现代的音乐，音量开得特别大。

在这种独门独户的街上，莱蒂斯太太还算是消息灵通的。不过，她还是小心谨慎地说明，自己并没有和伯恩利先生打过多少交道。

“我帮他取过包裹、牛奶……”她啜了口茶，“夏天的时候，有一个星期他没去上班，我和他说过几次话。伯恩利先生是个好小伙子。”

听着老太太的话，凯茨眼前显现出伯恩利先生在公寓里的样子。她想老太太的话应该没错。

“那么谁住他楼上？”凯茨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些。

“楼上？那是空的。一对年轻夫妇曾经住在那儿，后来他们的住房抵押出了点问题，七月份就搬走了。”

“您还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莱蒂斯太太此刻看上去特别苍老。

“噢，亲爱的，我……”





“想不起来没关系，莱蒂斯太太，我能查出来。”她抚摸着老人布满青筋的手。

“噢，谢谢你。”老人说，“有的时候，我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还不到8点，警探们和三个警员就已经在警察局等着探长麦金尼斯和警官穆尔。这是一个油漆成黄色的房间，屋里放着一架幻灯机。警员比利·廷格尔是个略显笨拙的高个子，此刻他显得焦躁不安，正急着想找根烟抽。

格里夫斯看着廷格尔躁动的样子，觉得有点看不过去：“怎么样，小伙子？烟瘾又犯了吧？”

廷格尔比格里夫斯壮实，但他吃不准对方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：“走，伙计！你来灌几杯，我去抽几口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还是你自己去吧，比利。”说着，格里夫斯一把抓住廷格尔的裤子，却不料摸到一包烟，于是顺手掏出来，扔给别的同伴。大家把烟扔来扔去，互相传着。

“给我烟，你们这些坏家伙！”小伙子边叫边追，几乎是在求他们了。格里夫斯一直站在旁边笑。这时烟传到了凯茨手里。“凯茨……”比利央求她。凯茨甜甜地笑着，眼里带着怜爱，把烟朝比利递过去。

“坏习惯！”比利正要伸手去接，凯茨说笑着把烟扔出了窗外。

廷格尔受到了捉弄，正要反击，探长和穆尔警官走了进来。



“静一下，麦金尼斯探长有话要说。”穆尔说着，打开幻灯机。他向探长示意后，麦金尼斯开口了：“好，伙计们！现在咱们手上有一桩棘手的谋杀案。”

墙上映出凯茨居住的因科曼街。“这条街上大多是带起居室和卧室的公寓。”他介绍说，“这里发生过一起盗窃案，偶尔有几个吸毒者，还有几个服用麻醉剂的。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。”

幻灯机“喀嚓”响了一下。

“这是42号。这位老人是莱蒂斯夫人，楼上没人住。这是底层，被害人在去年经济复苏前买了这房子。房子很干净，装修得也不错。这是前厅，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，CD唱机开着。

“这是厨房。这里有两盘吃剩的比萨饼，有蘑菇、辣椒、洋葱，受害人是素食主义者。

“接下来看一下卧室，显然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。”

幻灯机响了一声，墙上出现卧室床头的图景。

下一张是伯恩利的头像。

“被子染了血，粘在被害人的背部。”幻灯机又“喀嚓”响了一下。

“显然血流了不少，但都在床上。伯恩利先生身上被人用利器残忍地划了几道。这看起来很可怕。但法医说它们并不致命。真正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伤在这里。”只见受害人腹部有被戳破的痕迹，颜色发紫。

“或许还有这儿……”被害人外生殖器被野蛮地砍伤，上面还留着血凝固成的硬痂。

“肛门处也有伤。目前还不清楚，究竟是哪处伤要了他的



命。”

“乔治·伯恩利，现年29岁。运通卡公司的销售部人员。此人没有犯罪记录，是新教教徒，长相还不错。父母双亡，有个姐姐在中部。他房间里有几本健康杂志。厨房里发现有一支大麻卷烟。”

“我们挨家挨户地调查，但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谁都不了解伯恩利有什么嗜好。从现场判断，凶手是男性。床上发现有精液，但经化验，大部分都不是伯恩利的。”

麦金尼斯看起来生气勃勃，两眼炯炯有神。他向来以精力充沛而闻名。他喜欢抓凶手。凯茨听说，麦金尼斯手里没有“悬案”。他痛恨每一个凶手，谁都休想从他手里逃脱。这时，探长发问了：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凯茨想说点什么，可瞥见探长的脸，她犹豫了一下。他看上去咄咄逼人，仿佛只要一开口就会把她吞掉似的。“先生，您知道，我是第一个进入房间的……”

麦金尼斯点了点头。

“我认为伯恩利先生不会是个同性恋者。”

“哦，我……我觉得房间布置得很有情调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我只是想……”她觉得自己荒唐，又弱小。

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，麦金尼斯让大家静下来继续说：“行了，从现在起由穆尔警官负责各项事务。”走出屋子前，他对凯茨轻声说：“等你想好了，到我办公室里来说。”

穆尔向前走了几步：“好吧，伙计们。尽快抓住那个作案的坏蛋，拿出你们的本事来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似乎有所



指，“联系出租车公司，我要查一下谁的车最近在那条街周围一英里的地区拉过活儿；继续挨家挨户查问。圣·格里夫斯，你们俩去同性恋者聚集的地方转转，看有谁认识受害者。弗拉德，你去运通公司了解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真正了解伯恩利的人。各位如果有什么重要消息，请到我办公室来。不然的话，下午5点到这里集中。行了，开始干吧。去看看这个伯恩利究竟是个什么人。”

麦金尼斯探长的办公室就隔着三个屋子。凯茨敲了敲门迈了进去。探长正低头看一叠薄薄的关于伯恩利的材料。凯茨知道他从小长在偏远的地方，可看上去却像个土生土长的格拉斯哥人。从长相上看，他和他的副手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鲍勃·穆尔容光焕发，身体超重约30磅；探长先生却瘦得皮包骨，像得了甲状腺疾病一样。这时，麦金尼斯抬起头来：

“弗拉德，刚才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您大概会对女人的想法感兴趣。”

“你现在不是女人，弗拉德。你是警察！”

“好吧，那作为警察，我感觉那房子……”

“说下去。”

“那房子对我很有吸引力，在那里我感觉特别好。它让我觉得自己跟伯恩利关系密切。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，但这种感觉可以肯定。”

“我们不会是在谈论女人的直觉吧，弗拉德小姐？”

“先生，我想这和您凭借预感破案是一回事。”

“噢，别提什么预感了，弗拉德。现在用不着预感，我们有电脑。”他朝凯茨挥了挥手，“来，坐下谈。”

“这个地区人员混杂，人们贪图享乐。曾经12个月里发



生了三起谋杀同性恋者的案件。对于这种规模的市镇来说，谋杀发案率还不算高。我们曾经花一个月深入调查这里的每一个人。他们管这一地区叫‘波西米亚聚居地’。我不清楚人们为什么这么称呼它，但这里的购物环境不错，我很喜欢。”

他紧盯着凯茨：“弗拉德，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家庭暴力案件。我想尽快破案。你看了现场的照片，凶手简直是个病态狂。我希望上帝保佑，这是第一起，也是最后一一起。”说着，他试图缓和一下语气，“小姐，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，但这一次我认为你感觉错了。要三思而行。如果你真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请通知我或者穆尔警官。”

他挥了挥手，示意她可以离开了。这时他又想起了什么：“弗拉德，你知道鲍勃·穆尔对女警察的看法吗？”

“先生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”

“那好，证明给他看看，让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错的。”

“是，长官！”

麦金尼斯笑了，“行，好好干吧！”

4 运通公司距离警察局只有一小段路，就在布赖顿大广场的旁边。这是一幢蓝白相间的八层大楼。站在大楼上，海滨景色一览无余。公司接待员动作麻利，站在他旁边的保安看起来老练可靠。一切都给凯茨留下了好印象。

瓦莱丽·托马斯在这里负责人事工作。当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伸手准备同她握手时，凯茨真有点措手不及。

“是弗拉德警探吗？”



凯茨显得有点慌乱，她告诉对方，自己原以为出来接待的会是位小姐。

“我就是托马斯。”他说话略带中部口音，笑的时候露出一口补过的牙齿，“那儿是接待室。”他指了指一扇松木色的门，“你要咖啡还是茶？”

托马斯拿起一小叠卷宗和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，把凯茨引进一间火车包厢似的小房间里。

“真抱歉，房间这么小。请坐，我刚知道您要来，所以……”

“这屋子不错，托马斯先生。”

“噢，叫我瓦莱丽就行了！”

“瓦莱丽？”凯茨尽量不让对方觉得自己大惊小怪。

“对，我应该解释一下。这都是我母亲的错。那也许是在芬兰吧，她遇上了她的第一个大情人，那是个俄罗斯小伙子。所以后来就给我取名‘瓦莱’。我父亲也许觉得这名字不够响亮吧，登记的时候又加了个‘丽’字。”说着，他闪烁着浅蓝色的眼睛笑了起来。

“您在学校里肯定因此而遇到过不少麻烦吧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他眨着眼睛说，“后来到了利物浦，情况就更糟了。”

“您在利物浦呆过？”

“父母离婚以后，母亲就带着我去了利物浦。她在一家规模不小的面粉厂里干了一段时间。这家工厂现在已经倒闭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改名字呢？”

“小的时候，我为此和父母争过。后来，为了母亲的缘

